

遠行

南方壺

終於女兒必須要進去了，該給些臨別贈言。我跟她說，早日找到你的方向，早日找到一個好男孩。不知怎的，我突然難過起來。

這陣子我常為女兒能勇敢地去闖天下感到欣慰。朋友們問，你們不陪她去嗎？不用，她沒問題，我回答。被問多次後，我問女兒怕不怕？怕什麼，她說。真是我的好女兒。因此我本以為這個送行，可以是歡歡喜喜的。怎麼却難過了？女兒安慰我，說她寒假便會回來。

查過行事曆，普渡大學今年寒假12月15日便開始，距今僅4個多月。她在新竹時，約1個月回來一次。她也不是第一次自行出國。3年前暑假，她參加一遊學團，去位於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4星期。兩年前暑假，她一個人去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6星期。4個月不就是長一些而已嗎？不一樣，這次是完全不一樣的。

29年前，民國67年我到美國唸書，那是我第一次出國。懷抱著期許，也有些忐忑不安，畢竟要去的是一個遙遠，且了解很有限的地方。臨行前，家父家母帶我到南部，跟長輩們辭行，那時出國可是件大事。我跟家母說，可否坐飛機，因我除了襁褓中，與父母從台東坐飛機至高雄，自有記憶以

心在南方

來，便再也未坐過飛機，想先坐一次，免得到時候像土包子。於是先從台北飛到台南，我有個阿姨在那裡。然後坐火車到高雄，我有更多的親戚在高雄。

去美國 3 年後，民國 70 年，我回台灣，帶著結婚 1 年的妻子。內人早我一年到普渡統計系，我們是在那兒認識的。認識兩年後，民國 69 年，我們在普渡結婚。婚禮盛大熱鬧，但因路途實在遙遠，台灣只有家母及岳母來參加。再次回國是 3 年後。民國 73 年，我與內人回到中山大學任教，抱著出生才 1 個多月的女兒。每次回國多 1 個人。一晃 23 年了。

隨機過程 (Stochastic Processes) 是我主要的研究領域。這門課我教過多次。馬可夫過程 (Markov Process) 是課中第一個題材。其中會將狀態分成遞迴的 (recurrent)，及暫時的 (transient) 兩類。若從一狀態出發，會回到該狀態之機率為 1，此狀態便稱為遞迴的。機率若小於 1，此狀態便稱為暫時的。初教此門課時，雖女兒尚未滿兩歲。我便以女孩子為例。我告訴學生，女孩子當女兒的狀態為暫時的。每次她出門，老爸總說要早些回來。起先是每日回家，長大後便久久回來一次。終於有一天，女兒告訴老爸她要結婚了。老爸擔心一輩子的事還是發生了，因他早知道對女孩子而言，"女兒"這個狀態是暫時的，因此每次女兒出門，就有一正的機率會真正離開家了。

女兒上大學後，雖都要隔好一陣子才回來。但因我自己也在大學教書，知道學生該多參加學校中的活動，好好過大

心在南方

學生活。只是每次她由家返校時，我仍是很不捨，又得再等漫長的1個月才能見面。寒暑假我都要她來我研究室唸書。這是我一整學期的盼望，我可以整天看到她。這次遠行，女兒也是難以割捨，因此學期結束，便要回來一趟。出國唸書，難免吃些苦，雖相信以女兒的好個性及毅力，可以安然度過各種考驗，但想起來仍是很掛念。我與內人同為留學期間結婚，所以我才跟女兒說，早日找到一好男孩。尤其想到今後她離我們這麼遠，所有的困難，她都必須自己去解決，我更希望她能早日找到一好男孩，與她互相扶持。但也就是從說出那句話後，我難過到現在。

女兒啊！我心愛的女兒！爸爸真希望又知道不能讓你永遠留在我們身邊。(96.08.10)